



# 春上春下的故乡

□重庆晨报特约撰稿 余孝安

丰都有一个名叫璨礞磴的地方，是我的故乡。璨礞磴是座大山，山峰斜斜地由东向西蜿蜒，山脉南北各有藤蔓般的一座座小峰，延伸到谷地。谷底是弯弯曲曲的溪流，经几十里水路到达长江。南北气流相向而行汇于此。春天一到，独特的景象就被天地造就出来，伴随我几十年，留在记忆的深处。

春天在故乡何时开始，是说不准的，不能用春分、谷雨那样的方式去区分。故乡人是用眼、耳、鼻、舌、身去体察、聆听、品尝、感悟，然后才毅然决定扛起锄头、挂上犁铧、掘开泥土、播撒种子的。

冬季的天空大都是灰蒙蒙的。深冬后，寒风一天比一天小了，厚厚的云层也稀薄起来，最后干脆散开，蓝蓝的天空开始呈现出来。阳光朗照了整个大山。又过了几日，光秃秃的树枝冒出几颗芽红。再隔一夜，梦醒时分，那芽根由红变黄，芽尖依然红着，不过芽已长了一二颗米粒高了。没有掉叶的树，不仔细看，是看不到什么变化的，仍然满身深绿，可细细一瞧，掩藏在枝条顶端的两片叶子间，幼芽也是含苞待放的。日光浴几天后，风慢慢变得柔软，滑润起来。潜伏在林子里的少数几只鸟儿忍不住飞到枝头，开始“啾啾啾”唤醒那些还在沉睡的同伴，仿佛在诉说春天到了。其实乡亲们心底里早有了数，元宵节后就开始奔忙了。

修锄换犁的事早在冬天就做了，探水测温也试过几次了，选种育苗的事正在忙碌着。选谷种、育秧苗在故乡人眼

里是颇为讲究的活儿，得用风车循环往复地吹了又吹，然后浸泡在水里，捞去漂浮在水上的谷壳，用淡淡的盐水换掉淡水，杀菌消毒几个时辰，再换成淡水，耐心等待发芽的日子。育玉米苗则不同，得将掺了复合肥料的泥巴捏成一个个泥球，用食指钻个小孔，然后将一两粒种子放在孔中，封上口子，最后将一个个“肥球”放入土里，盖上薄膜，等待生根发芽。育苗这几天，房前屋后、田边地角的桃李树已开出一片红白相间的花。红彤彤的朝阳斜斜地投到花海上，红花显得格外鲜艳，白花更加简约。清风徐来，一簇簇左右摇曳的花，似波如浪轻轻荡漾，香气扑鼻。

小时候，我并不在意那些沁人心脾的花海，惦记的是父亲从二舅家移植来的那棵李子树。那棵李子树不到2米，第一年春天开了几朵洁白的小花，我天天盼那花结出青涩的果儿，最后花谢了，什么也没留下。第二年依然如故，我大失所望。哪想到第三年花谢时，结了绿豆大的两颗李子，可还没成熟就被父亲摘掉了，我问为什么那样做。父亲说：“不把第一年的果去掉，今后结的果不仅不多，样儿也小。”我问父亲为什么，大字不识一筐的父亲没说出道理来，我半信半疑。没想自那年后，还真如父亲说的，李子越来越多、越结越大，且香甜可口，我很是欢喜。

不到一个星期，谷种生出芽来。乡亲们赶紧将一筐筐发了芽的种子撒在平整的秧田里。整理秧田可是个精细的活

儿。田要选水源好、日光充足、泥土肥沃的，操弄时也颇要些工夫。先得打冬水，犁一次耙一次，开了春再犁再耙一次，后用扁担刮平，等水清了才小心翼翼播撒谷种。刚撒完谷种，玉米苗已长几寸高了，得赶快将禾苗栽在翻挖过的土地上。起早贪黑，忙春赶春在故乡是再平常不过的事了。

上了肥料的芽子，突突地往上蹿，一天一个样儿。天公也作起美来，怕耽误农人们白天的农活，常选在夜深人静时，下一场大小适宜的春雨。夜莺被窸窣窸窣的雨滴吵醒了，“咕咕……呜呜”地大声抗议着。树窝里的鸟儿和庄稼人一样劳碌了一天，精疲力竭，酣梦依然。

半月过去，秧田的禾苗已长近一尺高了。绿油油、壮实实、密麻麻的禾苗惹得鸟儿翩翩，白鹭驻足，秧田成了它们比赛抓昆虫的游猎场。晚上一到，萤火虫在田间地头几米高的上空如星光般闪耀，孩子们抓起准备好的玻璃瓶，“轰”的一声，沿着月光照着的小路向田野奔了出去。大人们准备着明天收春最后的事儿——插秧。修理好挑秧的竹挑后，用拇指和食指的指甲一张一合剪着捆扎秧苗的一根根稻草，望着孩子们远去的背影，露出了春天般的微笑。

儿时的春天渐渐远去，乡邻耕田耙地，栽秧打谷也被现代的机械取代，传统的春忙已成为岁月的记忆。春天里的乡亲们不再那么辛苦了，可那人勤春来早的基因仍在故土的大地上赓续着、传承着。

## 花开笋溪河

□重庆晨报特约撰稿 李德良

三月的阳光温柔地洒在笋溪河畔，暖意渐浓，花开如期。我们沿着河畔漫步，漫山的桃花、李花、玉兰花、油菜花次第绽放，将沿河流域晕染成一幅绚丽明媚的春日画卷。

我带着对故乡深深的眷恋，再次来到笋溪河边，赴一场与春天的约会。笋溪河，是陪伴我长大的母亲河。

如今的它，依旧清澈见底，流水潺潺，仿佛在轻声诉说着岁月的故事。河水从贵州习水的群山间蜿蜒而来，穿越崇山峻岭，一路奔涌汇入綦江，默默滋养着两岸的土地与生灵。

春风拂面而来，裹挟着泥土的清新与花香。河畔的柳树抽出嫩绿新芽，柔软枝条随风轻摇，如少女垂落的青丝。粉白的桃花、李花竞相开放，粉的如霞，白的似雪，与新绿的柳相映成趣。玉兰花亭亭立在枝头，洁白素雅，似展翅欲飞的白鸽，微风过处，暗香浮动。

河水清澈见底，鱼儿在水草间自在穿梭，时而轻跃水面，溅起细碎水花。河面上，几只小船静静停泊，船夫正整理渔网，准备开启一天的劳作。远处猫山樱花连绵成片，山间茶树郁郁，与蓝天白云相融，宛如一幅天然山水长卷。

沿着河岸前行，便来到了依河而建的中山古镇。青石板路蜿蜒曲折，两旁古色古香的水屋错落有致。街道整洁干净，行人往来，热闹而不喧嚣。店铺里摆满了当地特产、手作与特色美食，我走进一家小店，点了一碗四面山河水豆花，细腻滑嫩，配上花椒与香油，一口入魂，满是家乡的味道。

离开古镇，继续沿河而行，便抵达望乡台瀑布。瀑布自悬崖飞泻而下，如一条银练垂落山间，气势磅礴。潭水清澈见底，水花飞溅，在阳光下折射出五彩光斑。伫立瀑前，感受着自然的雄奇壮阔，心中满是震撼与敬畏。夕阳西下，余晖将河面染成一片金红，波光粼粼，温柔动人。我静坐在岸边，望着眼前的美景，心中满是感慨。

笋溪河，这条承载着童年记忆的河流，历经岁月变迁，依旧美丽如初，见证着故乡的日新月异。夜幕降临，河畔灯光次第亮起，河水与两岸夜景交相辉映。我依依不舍地离开笋溪河畔，但我知道，这片山清水秀、温暖多情的土地，将永远珍藏在我心底。

## 寄庐的杏花开了

□重庆晨报特约撰稿 山河岁月

寄庐的杏花开了。开得安静，开得清寂，开得不事张扬，却自有风骨。

寄庐，是位于渝东北梁平区双桂街道安宁村洞沟的一座土墙小院，名字得良师所赐。其谓者，原是人生暂寄之所，非华堂，非广厦，不过是尘世间一栖身小筑。诗人云：“结庐在人境，而无车马喧。”寄庐之妙，便在于此——身在人间，心远尘嚣；门对烟火，窗含风月。它不求恢宏，不求显赫，只求方寸之间，能容一几一榻，能藏一茶一书，能安一颗不喜喧嚣、偏爱清静的心。杏花便生于这样的寄庐，守着青瓦，伴着旧窗，在偏隅之地悄然生长，年复一年，如期绽开，不负春风，亦不负时光。

它不是闹市中争艳的繁花，不必在园囿间与其他花斗色，不必在游人前刻意绽放。它只是安安静静地立在小院一角，守着自己的节序，等着自己的花期。先是料峭春寒里，枝丫褪去枯色，悄悄鼓起米粒大小的花苞，浅粉藏嫩白，清润如珠玉，怯生生地探向人间，似怕惊扰了这小院的宁静。风轻拂，雨微落，不过一夜好风，一场疏雨，满树花苞便尽数舒展，一夜绽放。

杏花花瓣薄而透亮，轻如蝉翼，浩若霜雪，风一吹，轻轻簌簌，悠悠飘洒。有的落在微凉的青石板上，静卧如诗；有的贴在斑驳的旧窗棂边，轻浅如画；有的沾在阶前青苔上，清雅成韵。它们以一身素净温柔，将整座寄庐轻轻裹住，连空气里都浮着淡淡的香，清而不腻，淡而不寡，恰如

“沾衣欲湿杏花雨，吹面不寒杨柳风”，温柔得不动声色，清寂得沁人心脾。

古往今来，写杏花的诗句，多是婉约清浅，温润如诗。“小楼一夜听春雨，深巷明朝卖杏花”，是江南的柔婉；“春色满园关不住，一枝红杏出墙来”，是生机的烂漫；“杏花疏影里，吹笛到天明”，是岁月的清欢。杏花在文人笔下，向来是柔的，是雅的，是淡入春光、轻入人心的。而眼前这一株，生于寄庐，长于偏隅，却柔中藏刚，清而有骨。

它无沃土厚养，无匠人呵护，任凭春寒料峭，任凭风雨侵袭，依旧扎根于小院方寸之地，不肯潦草，不肯敷衍。该发芽时发芽，该孕蕾时孕蕾，该绽放时，便倾尽一冬的蓄力，把一整个春天的生机与明媚，毫无保留地开在枝头。正如王安石所咏：“纵被春风吹作雪，绝胜南陌碾成尘。”宁可随风飘落，清白如雪，也不趋附尘俗，不与喧嚣为伍。这份风骨，恰与寄庐的寓意，一脉相承。

寄庐虽小，可藏天地；杏花虽柔，可抵春寒。

人生天地间，忽如远行客。以“寄”名庐，本就是一份通透的禅意——我们皆是世间过客，不必执着于广厦千间，不必贪恋于浮名万丈，能得一隅安身，得一时心安，便是难得的清福。寄庐不大，却可纳清风明月；庭院不宽，却可容草木闲情。春日观花，夏日听蝉，秋日赏叶，冬日围炉，于平凡日常里，守一份内心的从



容与安宁，便是人生至境。

花有花期，人有归途；草木有时，人心有节。杏花不因生于陋室而自卑，不因无人欣赏而懈怠，顺应天时，安于当下，静静绽放，便是最好的修行。人亦当如此，不必追名逐利，不必趋炎附势，不必在人群中刻意证明自己，不必在纷扰里迷失本心。守得住寂寞，耐得住清欢，在属于自己的节奏里，认真生活，坦然生长，便是最珍贵的姿态。

寄庐无华，因花而雅；杏花无言，因心而灵。

花开当下，不负时光；不卑不亢，静静绽放，便是生命最刚健的坦荡。不必惊艳世人，不必夺目繁华，只需在属于自己的一方天地里，安安静静，清清雅雅，开得自在，落得从容。春来则盛，春去则安，不执于盛开，不悲于凋零，这是杏花的禅意，亦是寄庐的心境，更是人间最从容的活法。

寄庐的杏花开了。开在春风里，开在清寂中，开在一颗淡远的心间，岁岁年年，风骨依然。